



史記卷七十五嬰沐齊齊宣王與廢棄王會於州而沐

不漢王太與樂史王會理令司馬遷撰撰惠王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當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韓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梁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戰國策及諸書並無

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

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

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大田嬰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五

孟

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改

為後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索隱紀

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集解駟案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

王也正義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

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

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

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

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

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

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

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

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

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

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

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

誰能至者嬰曰乎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

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

曰不能知也索隱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之子為

孫亦是玄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

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

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短音

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

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

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

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

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

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為靖郭君集

駟案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諡

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

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緬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

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

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舍業者捨棄其

也劉氏云舍音赦謂家產業而厚事賓客為之築舍立居業也

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五 列傳

三

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
 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會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
 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
 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
 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
 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
 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
 土偶人相與語索隱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
 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
 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
 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

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
 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
 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
 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
 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
 解索隱抵音丁禮反按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集解
抵謂觸冒而求之也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集解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
 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
 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
 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取所獻狐白裘至
在浪反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之七十五

列傳

四

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
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更改也改前

言是孟嘗君封夜半至函谷關正義關在陝州桃秦昭

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

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

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

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三人於賓客賓

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三人拔之自是之後

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

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

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

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

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集解徐廣曰年表

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戰國策

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

魏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今復攻秦以益之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

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

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

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五 留侯世家

五

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

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

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

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

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

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

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舍人官微記姓而畧其名故云

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

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

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

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集解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

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

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

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

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

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周最而齊周之公子

王逐之而聽親弗集解駟案親弗人姓名索隱相呂禮

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

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五 列傳

六

反齊王之信

索隱

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

行又且得反齊王之

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

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則秦齊輕

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

孟嘗也

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

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

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

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

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

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

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

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

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

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

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

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

集解駟案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

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

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

君此云諡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括地

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

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集解駟案音歡復聞孟嘗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五

列傳

七

君好客躡屩而見之索隱躡音脚字亦作躡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

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

君置傳舍十日索隱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

一劍耳又蒯集解駟案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緜集解

駟案音侯亦作候謂把劍之處索隱蒯草名音蒯噴之

蒯緜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

云蒯緜也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

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

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

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

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

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

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

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

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

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集解駟案伎亦作技宜可令

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

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

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

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

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案隱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于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

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

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蹠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

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

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
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
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
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
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
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
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
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
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
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索隱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

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

索隱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

忘其中索隱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

中市朝之中言日暮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

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

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

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

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旣疆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

曉薛縣

徒存薛縣士貝重平取縣無盜賊千無觀成承

萬鎰不矣封之爵薛皆及容自喜各不盡矣

初問其姓曰湯薛曰薛人入薛中蓋六

太史公曰吾嘗讀其書里率多暴聚千乘與薛

命矣聞夫出之言效不亦為

而封薛齊客之薛而嘗吾再拜曰薛

志其中薛夫薛去不足以怒士

而薛而薛而薛

史記卷七十五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孟嘗君列傳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為

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

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

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

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

於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

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

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

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

之史梁惠王後元廿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
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
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
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
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
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
孟質於他國安得比土偶○索隱謂蘇代以爲
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潛王

遣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董份曰不自得者言
己遣之幾爲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于謂自無德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
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
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
豈一事而傳聞異耶臣照按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

孟夫同小異蓋戰國時習尚如此則流言亦如此舉不
足信也蘇林史記蓋眼有祖本其差爲祖也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爲後行馮驩事與輝因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爲勝也

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爲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其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爲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去與此言馮驩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臣照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褚先生續爲之與史文不類不自斟酌言

史記卷之七十五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史記卷七十六

奇韻漢音未嘗太

史

令司馬遷一撰

容門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集解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正義勝

式證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

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集解徐廣曰屬清河正義今貝州武城縣也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

者槃散行汲

集解

駟案散亦作跚索隱

躄音壁散

正義躄音壁散

平原

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

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

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癰之病

集解

徐廣曰癰音隆病也

罷癰背疾言腰

曲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

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

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

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

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

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

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

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集解

徐廣曰

秦之圍邯鄲

正義

趙惠文王九年

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

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

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

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

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

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六

列傳

十一

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也環鄭立曰穎脫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發一作廢鄭立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也奔之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

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惡合鳥故反

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

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

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盟之

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大及豕大夫

己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

耳毛遂奉銅盤索隱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

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

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

下索隱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集解駟案音祿索隱音六王邵

從之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

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

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

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九鼎大呂國之寶器

鼎大呂謂天子所重也大呂周廟大鐘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

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

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

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

傳舍吏子李同正義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

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

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日百數婢

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
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
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
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
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
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
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
戰死封其父爲李侯集解徐廣曰河內成臯有李城正義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
封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

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
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
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
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
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
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集解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
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言
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
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

索隱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
乾隆四年校刊

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

過音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

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勝者得其所求若是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

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簦

集解徐廣曰躡草履也

者謂之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集解譙周曰食邑於虞

今之虞鄉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

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集解徐廣曰寡人使束

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

反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

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

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

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

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

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

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

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
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
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
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
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
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集解駟案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約事於秦
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
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
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
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目

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
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
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
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
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
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爲足下解其
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
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
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

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

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

之曰予秦地何如母子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

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

索隱按私謂私心也

樓緩對曰王亦

聞夫公甫文伯母乎

正義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歎康子從父昆弟

公甫文伯

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

哭也其相室曰

正義謂傅姆之類也

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

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

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
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
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
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
此飾說也王脊勿予集解徐廣曰脊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
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計不得
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
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
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

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
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
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
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
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
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
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
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
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
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

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前取秦攻

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

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

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

過平原君音隱過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

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集解駟案王曰寡人固未

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

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

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

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

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

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

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

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

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

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

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集解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

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之六 及傳

九

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躑受賞料事乃困魏

齊著書太見意曰平泉昏臨臨國世之封公子也然未謂大豈

宋爵失世韓之曰莫丑春林五十五篇

林不贈後世曰消美林起謝文斯凡入篇以陳豨圍

未先齊自發姑與卿夫林心與林而著書也

殿齊曰取不辭意以著書秦末之意

姑不重萬可與卿林之曰與殿齊問百卒去鼓困然梁

史記卷七十六王曰善以合殿為與卿以殿齊之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平原君虞卿列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

昭王十五年○臣照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

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

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顧炎武曰當作一

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趙王召樓昌○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

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

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策外對錄氣同下士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猶衣長衣車騎皆短以爲鼓王不離短以爲樂之太
鼓王曰對昌○廉炎左曰對昌對對恐長一人真佩鼓
何辭言非國人無也而不挂吾斷有也而挂也
非以吾爲有也也而以國人無燠○廉炎左曰當非一
王十小半五善有焉字
知王代半秦即王正十半皆鼓惠文王代半頃秦即
即王十正半○引然對六國半表世彈之圍在鼓孝
平則皆與佩收軒秦之國世彈五善鼓惠文王代半秦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史記卷七十七

賈誼不傳王公千以因延慶百劉士

新錄漢劉專太

王代史容神以令司馬遷出撰之景

出錄宋中郎外

兵曹參軍裴駙集解論

心不唐國子博

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五王唐諸王侍

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王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王擊對於谷大田藉公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緊隱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

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

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集解文穎曰作高木槽檣上作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眠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為于偽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

曰侯嬴音盈又曹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

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

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

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

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

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

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疋未反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

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

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

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

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

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

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徧音遍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

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集解徐廣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為一作羞

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

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

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

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魏將姓名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

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

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

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

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

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

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

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

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

間語

索隱 間音閉 謂靜語也

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

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為人所

殺如姬資之三年

索隱 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報仇之資畜

於心已得三年也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

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

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

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

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

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

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

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

鄙嘆惜

集解 駟案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 索隱 嘆 宿 謂多詞句也 正義 聲類云嘆大笑 惜大呼

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

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

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

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

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

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

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

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

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

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

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

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

集解 呂忱

曰鞬盛弩矢 索隱 鞬音蘭謂以盛矢如 今之胡龕而短也 呂姓忱名作字林者

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

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

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

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

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
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
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
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
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
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
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索隱駟案禮記曰主人就無功

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

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索隱鄙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

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

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集解徐廣曰漿或作醪公

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

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

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

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

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

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

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

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
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
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
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
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
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
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史往見
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
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

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
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
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
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
索隱抑音憶謂以兵威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

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集解

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一篇圖七卷秦王患

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

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

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

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

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逐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余贊

重萬古

其誠朕未文盡

索隱曰計刻下士

獸之而合月奉師不

魏穴翻音不

魏穴翻音不

史記卷七十七

諸公子

諸公子

諸公子

諸公子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信陵君列傳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顧炎武曰謂特貌為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各于公于為世蘇騰公于共共索烈與本文五蘇又
而必蘇其各以言其然也○董仲舒曰容蓋其書而蘇
蘇對之容蓋其也公于昔各之索烈公于以蘇其也
軒中并賤世宗

公于對蘇其書蘇對○蘇烈之曰蘇烈其書不蘇之本
士也

○蘇烈其書蘇烈其書蘇烈其書蘇烈其書蘇烈其書
蘇烈其書蘇烈其書蘇烈其書蘇烈其書蘇烈其書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史記卷七十八

漢 太史公史 令司馬遷不撰其二

宋 中郎外兵曹 參軍裴駙集解至限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引問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其禮

春 申君列傳第十八曰天下莫不歎其秦焚今聞大王

春 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索隱名橫考 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

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

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八

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

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

於陳縣正義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

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

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

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

索隱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駑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

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至極也極則反也終致至則

危集解徐廣曰致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

垂正義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

王莊王之子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音腰

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

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

威索隱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

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集解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

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桃集解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入邢集解徐廣曰平邢邱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抹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集解徐廣曰蘇

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此蒲在衛之

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

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邱集解徐廣曰屬陳留索隱仁及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八

列傳

一

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邱縣屬陳留仁闕黃濟陽嬰城集解徐廣曰蘇代云

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故黃城在曹州考而魏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

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集解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注齊

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

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徐廣曰單亦作殫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

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

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

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

濡其尾正義言狐借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此言始

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

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太原

水經云榆次縣南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榆次并州縣也注

洞澗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

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正義干隧吳

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劉處

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

後也索隱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吳之

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從音絕用反既勝齊人於艾陵

正義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集解駟案戰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之八十八

三

城正義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

集解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

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言大軍不

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兔兔

遇犬獲之集解駟案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兔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

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趨音天歷反兔音讒

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

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

患而實欲欺大國也索隱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

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

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

絕腸折頸摺頤集解徐廣曰一作顛首身分離暴骸骨

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

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

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

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

出兵正義惡音鳥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

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

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

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之二十八

四

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

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

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

蕭相故宋必盡正義徐州西宋州東齊人南面攻楚泗

上必舉正義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

攻索隱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

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索隱校

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云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

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

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

矣索隱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

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集解徐廣曰遲一作還

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失計也臣為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

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

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

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注謂

以兵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

經兩海索隱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要約天下是燕趙

乾隆四年校刊

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

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

集解徐廣曰太

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

申君正義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諡而孟嘗是諡賜淮北地

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

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

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虛音墟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

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為昌門以自為都邑春申

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

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

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

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

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

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

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瑁

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

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

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

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

合從西伐秦集解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

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

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觀音館今魏州觀城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八 列傳

七

也縣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

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

正義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

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

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鄆陵其許魏

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

集解徐廣曰在許東南

臣之所觀

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

王作置東郡

正義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

春申君由此

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

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

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

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

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

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

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

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

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

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

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八

列傳

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周易有无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謂生事毋望之王正義謂喜怒不節安可正義謂吉凶忽為以無毋望之人乎

曰君相楚三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

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

壽州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正義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正義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

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

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

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

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曰李園不台園而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

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

於李園旄矣集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

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畧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
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
災朱英徒語

七日楚考烈王卒

城門外

之家而李固父

者遂立是為

無子

亂於秦

封

災米英

蘇來

史記卷七十八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春申君列傳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臣照

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之上流攻取殆

王盡則所謂三垂者指西南兩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

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紉于東也其字甚明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與趙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

莊云橋音矯之類土木出東時鄭則南人豈理音出

黃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

王縈也蓋三邑環兵自守策解卦曰三萬南之類也書

王又割濮磨之北。○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黃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卽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今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夫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王之威亦單矣。○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董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春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臣照按單盡也，言竭盡而無其餘也。卷之十八

而肥仁義之地。○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鬼神孤傷。○戰國策作狐祥，新序作潢洋。

遲令韓魏歸帝。徐廣曰：遲一作還。○徐孚遠曰：于義還字爲長，當是誤書也。

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爲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

光武正平

孝廉王元平中書郎六年殊酷世寒平表皆同

園洲碑州碑以禁禁外者申書謀具書姓之○

春申王元平中書郎六年殊酷世寒平表皆同

字為昇

襄令韓嚴通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史記卷七十九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

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索隱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

姓須名賈蓋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

密須氏之後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九

列傳

一

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
 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
 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
 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摺齒索隱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齒也睢佯死即卷以簣索隱簣謂葦荻之薄也置廁中
 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更音羹溺即溲也溺音年吊反溲音所留反正義溺古尿字
 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
 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
 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
 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

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王稽問

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

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

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

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三亭亭名在魏境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括地志云三亭

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

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索隱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

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今虢州湖城縣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

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

秦權惡內諸侯客

索隱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

此恐辱我我寧且匿

車中有項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

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

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

索隱索搜也先

格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

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

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

正義

按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

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

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

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

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懼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

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

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

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

於此即壞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

弗信使舍食草具

索隱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待

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郢楚

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穰侯謂

晉狀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

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芋昭王母宣太

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

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

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
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策隱戰國有功者不得不
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
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
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
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
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
足以當樞質索隱樞音陟林反樞者莖樞也而要不足
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
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

硯宋有結綠梁有縣藜集解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有和璞正義縣音

玄劉伯莊云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

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

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

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割榮

厚謂擅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

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

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

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集解徐廣曰一作漑音同

也徐作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自非

同非也索隱亡猶自非

乾隆四年校刊

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

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集解

徐廣曰一云使持車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正義長安

故城本秦離宮在雍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永巷宮中

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

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

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

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

命竊閔然不敏或又作閔音敏閔猶昏闇也敬執賓主

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

色易容者集解徐廣曰洒先典反秦王屏左右宮中

虛無人秦王跽而請者長跽兩膝被地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

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

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

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

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

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

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

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

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

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瘡

如病癩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

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

而死成荆集解徐廣曰一作羌孟賁集解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集解駟案漢書音

駟案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

人力舉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

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

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

栗聲相近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集解徐廣曰一作簫乞

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

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

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

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態謂姦臣詭詐之態也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

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集解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潤索隱二字並音胡困反恩猶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有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

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寒門寒門者谷口也按九變山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

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戰

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犬謂馳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

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

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謂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索隱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齊音側奚反言為盜齊糧也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

夫縮伐魏拔懷集解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

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

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

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

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

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言宜陽陝虢之師不得下相救

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言澤潞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

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新鄭已南一宜陽令二澤潞三

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

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

間說曰正義間音閑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

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

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

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

諱集解駟案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

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

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

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

適集解徐廣政適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國弊御於諸侯索隱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

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

披音片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

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

典齊權而行弑逆也射王股擢王筋索隱言射王股

莊公之股淖齒縮滑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

囚主父於沙邱正義沙邱臺在邢州百日而餓死今臣

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

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

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

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

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

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

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

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

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開閱其寶器

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劉

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

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括地志云

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

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

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

徹衣間步之邸

正義劉云諸國客館

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

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

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

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

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

索隱綈厚

繪也音啼蓋今之純也正義今之麗袍

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

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

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

索隱劉氏云孺子蓋謂睢為小子

范

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

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

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

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

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

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

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

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

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

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

之罪尙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郤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締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

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旣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

車一日晏駕

集解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

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

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尙止於謁者非

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土計

集解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

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

睢耻之怨必報索隱睢音崖賣反耻音士資

范睢相秦

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集解徐廣曰蘇

日而斷太行索隱劉氏高平拔之正義括地志云南韓

以為蓋在太行西南

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玉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

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

當與高平相近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

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

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

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

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

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

也索隱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夫魏齊

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

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

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九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
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
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
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
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
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
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
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

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
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

攻韓汾陘拔之

索隱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

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

因城河上廣武

索隱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

而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

服子代廉頗將

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號也曰馬服者言服馬也鄒

氏頗音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

起有隙言而殺之

集解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

任鄭安

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
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

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集解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激音擊應侯

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

相集解駟案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

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曰

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臯巨肩

魁顏蹙鞞膝攣集解徐廣曰曷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曷臯謂臯如蝎虫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反

魁顏蹙鞞膝攣集解駟案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

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

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

集解駟案持梁作飯

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索隱持梁謂作梁米躍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

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

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鬲於

塗

集解駟案爾雅曰欸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索隱金音父鬲音歷欸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

云鼎曲脚者以欸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

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

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

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

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

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

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

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

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

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

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

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

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

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

實純粹澤流千里

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

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
 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
 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集解駟案式拙反
 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
 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
 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
 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
 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
 危易行行義不辟難集解徐廣曰常然為霸主疆國不
 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
 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
 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
 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
 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
 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
 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
 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
 其臣子集隱言以此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
 也故令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僇辱而憐其臣子
 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

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
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
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
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
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
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
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
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
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

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

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疆

兵批患折難

索隱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雞反
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

廣地殖穀

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
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
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
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
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
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
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

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鴟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

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

集解

曰呼一作暗索隱二人勇者夏育然身死於庸夫

賁育也噉音皎正義呼大故反

然而身死於庸夫

索隱

高誘云夏育為田博所殺然太史噉未

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

此皆乘至盛而

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之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

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平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

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

索隱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

充滿城邑也

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

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

索隱信音申詘音屈謂已志展而不退

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

欲大投或欲分功

集解班固奕旨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駟謂投投瓊也索隱言夫博奕或

以遠救事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

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正義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

展開三川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
 實宜陽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
 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
 不退則商君白公集解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
 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
 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
 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
 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
 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
 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

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
 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
 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
 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
 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
 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
 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
 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
 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
 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

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東地周室蔡澤歸秦燒民人更惡之對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三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三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索隱三子范雎蔡澤也雎厄於齊折脅擊激音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橐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雎招携勢利傾

史奪一言
成蹊

史記卷七十九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

范睢蔡澤列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蔑非是

聞齊之有田文○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樂也者其先祖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凌稚

豈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為趙所圍急○圍字監本訛作困字今改正

豈道德之符○顧炎武曰豈至當有非字字今如五
豈不亦忠聖乎○于本無聖宗于索則非

令愚思于升輿融秩索則愚思于豈其之謂也○交辨
也

非也文去齊至具与一十翁羊不野或舍單鼓備文
間齊之官田文○輝國策非田單漁漁書曰史云田文
彈黃非具

彈黃也○余首丁曰訂字彈黃非也○史云索則非
黃即琴霸反則寸其言引音類而不可用乎索則寸餘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

史記卷八十樂毅列傳第二

漢 太杏樂史外長為令司馬遷代撰燕王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

今定 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集解徐廣曰屬常山索隱

山桓公所都之地 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 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

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

列傳

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邱之亂

集解徐廣曰趙

有沙邱宮近鉅鹿

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

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

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

正義說苑云燕昭王問於隗曰寡人

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馳驅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則則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傳之才至矣誠欲與霸王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

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邱

索隱昧音莫葛

反地理志重邱縣名屬平原

西摧三晉於觀津

索隱地理志觀津縣

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

正義

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

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

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

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

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

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嚮秦以伐齊之

利集解徐廣曰嚮進說之意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

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

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

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

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集解徐廣曰屬齊索隱地理志縣名屬齊郡

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

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

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

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望諸

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

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滄德二州之北河也盡復得齊城而迎襄

王於莒入於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

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
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
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
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
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
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
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
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
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
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

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
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
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
見有高世主之心

正義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
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

故假

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

正義杜預云父兄同姓羣臣也

臣竊不

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
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
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

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
 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
 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
 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濟上在濟水之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
 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
 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正義燕臺也
 義括地志云按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正義燕臺也
 大呂齊鍾名也故鼎反乎磨室集解徐廣曰磨歷也燕臺也
 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集解徐廣曰磨歷也燕臺也
 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括地志云歷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

反歸燕故鼎薊邱之植植於汶篁集解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

之竹徐注非也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沛義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先王以為慊於志義慊音苦篋反亦作慊慊者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故裂地

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

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

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

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

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

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
 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
 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
 同量是以致於入江而不化索隱言子胥怨恨故雖投
 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
 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
 誹謗索隱誹音
 方味反墮先王之名索隱墮音
 許規反臣之所大恐也
 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謂既臨
 不測之罪以
 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思
 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
 出惡聲正義言君子之人交絕
 不說已長而談彼短忠臣去國不絜其名索隱
 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已無罪故禮曰大夫
 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言不絜已名行而咎

於君若箕子不臣雖不佞索隱不佞
 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
 忍言殷惡是也索隱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
 之人謂已在外猶云已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
 疎遠之行斯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
 亦忠臣之節
 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集解駟案夏侯玄曰
 觀樂生遺燕惠王書
 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
 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
 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
 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
 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
 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
 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
 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
 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
 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
 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
 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

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
 卽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
 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卽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
 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
 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
 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
 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
 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
 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
 之傷之殘以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殺
 傷之其猶豺虎旣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鄰國望
 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
 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
 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
 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
 業乖與變同絲是觀之樂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
 之不屠二城未可量者也

間爲昌國君索隱間音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

客卿樂毅卒於趙

集解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

樂閒居燕三十

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

索隱栗姓腹名漢有栗姬

欲攻趙而

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

索隱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

四戰之國正義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

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

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

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

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

樂閒旣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

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

入獄囚自出

索隱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爲

法也之守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

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

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

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

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

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之樂閒樂乘

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

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

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

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

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

之樂鄉集解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號曰華成君華成

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

集解駟案一作巨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

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

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

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

樂臣公教蓋公索隱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

西為曹相國師

而傳者誤以為其子曰燕王數樂間書恐得樂臻車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
 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顧炎武曰謂長室之東
 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為情之
 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夏武元曰○臣照 對樂間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
 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乘使
 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
 樂王使人讓毅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末云
 史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

史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間則是間為將而
 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
 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
 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
 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語為是云義
 樂瑕公教樂臣公○臣照 按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巨
 廉公所臣與巨二者必有一誤

齊大破之取晉陽
 有本作晉陽非也
 取也
 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史記卷八十一
 史記卷八十一

而傳者誤以為其子

至有語不相盡

告都里今

公祖臣與曰二音

樂舞公孫樂曰公

宋初對映此書非樂間事

樂則難之與樂乘升之

燕以樂乘為先襄景

趙惠燕州家限云

史記卷八未考證

史記卷八十一

漢

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

齊大破之取晉陽

索隱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

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

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一

列傳

史記卷八十一 列傳
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

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

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
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
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
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
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
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
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
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
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
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

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

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

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

集解帝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

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劉伯莊云九賓
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
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疆奪遂許齋

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索隱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

相如度秦王

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

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

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

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士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

集解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故石城

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

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

索隱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

惠文王二十年

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

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

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

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

集解徐廣曰二十年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

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

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

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集解駟案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

歌也索隱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

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

血濺大王矣正義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

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

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

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

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

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索隱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正義秦

漢以前用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

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

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

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

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

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

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

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

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

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

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

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荆

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宰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崔浩云要齊生

死而勿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六軍居二年廉頗復

伐齊幾拔之集解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

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世家與此列傳

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闕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後

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集解徐廣曰一作房子索隱按

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

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城在相州安陽拔之後四年藺

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故城在魏州昌

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

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食而盡之間以游秦蘇秦謀大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

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

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

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

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一

六

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
 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
 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
 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集解徐廣曰屬
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
 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
 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
 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國謂邯鄲趙之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闕
 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

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
 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
 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
 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
 奢曰胥後令索隱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
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
而不可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
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邯鄲二
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字當為欲戰
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
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
完而不髡曰耐是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闕與山在
完士未免從軍也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闕與即此山也按括地志云
 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
 乾隆四年校刊

軍又去趨之二日一夜至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闕與聚城是所拒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集解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

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示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

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

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

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

集解徐廣曰尉文邑名按

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索隱信平

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

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

陽

集解徐廣曰屬魏郡正義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

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

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

城義武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廉頗

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

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

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

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

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

遺矢矣索隱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

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蘭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今鴈門縣

在代地故云代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集解如淳

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如淳解莫

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

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

射騎謹烽火多閒謀索隱上紀見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為約曰匈

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

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

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

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

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許六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

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

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
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

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二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集解駟案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穀者十萬人索隱穀音古侯反穀謂能射也悉勒

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

人委之索隱委謂弃之恣其殺畧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

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

集解駟案襜都甘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

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

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

年龐煖波燕軍殺劇辛索隱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况遠反又音喧劇辛本趙

燕人仕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扈氏輒名漢張耳時

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

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在桓州橐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

軍走秦將栢齮索隱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

番吾索隱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秦

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

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閒言李牧司

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

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

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

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集解徐廣

曰一作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信音申退

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李外傳

索隱述贊曰清臆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通為雌

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荆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

之功

軍

史記卷八十一

史記卷八十一考證

廉頗藺相如列傳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煖即馮煖

也○臣照按燕世家云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戰國

策云齊人有馮煖者史記作馮驩似馮煖即馮驩不

言其歸趙也虞般佑高士傳鶡冠子楚人馮煖嘗師

事之煖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荐己乃與煖絕索隱

謂龐煖即馮煖不知何據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臣照按戰國策秦

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記稱秦多與

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而殺牧廉頗傳稱頗之仇

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霸
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
秦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
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閔
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
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
滅其家諸說大同小異今並著之

史記卷八十一考證

